

四書經注集證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

人物考離婁一名朱黃帝時人明察秋毫幽室之中能辨五色橫邪曲直一見不爽絲髮也莊子天地篇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元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駢母篇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聽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聽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

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

公輸子名班又名般魯之巧人也或以爲魯昭公之子矯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嘉之族方小斂般請以機封音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桓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意弗果從國策楚攻宋般爲設機械以攻之墨翟聞之百舍重齋往見般曰吾自宋聞子欲藉子殺王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般不答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般詭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也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也吾不言般請墨子見之楚王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墨子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鵠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謂至巧墨子謂曰子之爲鵠也不如翟之爲車轄須臾斷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謂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論衡公輸班嘗爲母作木人爲御機闕一發其車遂行又刻木作鳶令之自飛酉陽雜俎魯投者蒲州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於涼州逆浮圖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無何其妻有姪父母詰之妻具說其故父後伺得鳶擊楔十餘下乘之遂至吳會吳人以爲妖遂殺之般又爲木鳶乘

之遂獲父屍怨吳人殺其父於濡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
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卜曰殷所爲也齋物具千數謝之殷
爲斷一手其日吳中大雨六國時公輸般亦爲木鳶以窺宋
城按班般二字通用公輸般見於檀弓朱子據之作註自
不可易至世傳魯班以爲熒煌人者乃另是一人而巧同耳
古樂府斂歌行云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明係兩人可見
規所以爲員之器也矩所以爲方之器也

詳大師曠晉之樂師學

知音者也

人物考師曠字子野爲晉樂師時稱多聞凡國之疑義必諮
訪之禮禮弓知悼子卒平公飲酒師曠侍鼓鐘杜黃自外來
聞鐘聲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平公曰爾飲曠何也曰子卯
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
是以飲之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侍於平公平公曰衛人出
其君不亦甚乎師曠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
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
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臣之主
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
安用之弗去何爲十八年晉師伐齊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
曰烏鳥之聲樂齊師其遁又楚侵鄭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
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昭

公八年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愚焉不然民聽謬也抑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謬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祈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韓非子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夜分聞鼓新聲者說之使師涓寫而習之靈公之晉見平公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曰今日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卽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今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此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恐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首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元鶴二八集乎郎門之庭林端也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解聞於天平公大喜起爲師曠壽反坐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昔者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宮氏春秋晉平公鑄爲大鐘使

上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公曰工皆以爲調矣師曠曰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謬也臣竊爲君恥之師涓至果知鐘之不調也

六律截竹爲筒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陰也

續漢志律率也聲之管也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而可以文傳口傳也於是始鑄金作鍾以主十二月之聲鍾難分別乃截竹爲管謂之律律者清濁之率法也聲之清濁以長短爲制趙氏曰陽爲六律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爲法陰爲六呂呂助也言陰氣助陽宣氣總言之陰陽皆稱律故謂之十二律周禮春官太師掌六律六同卽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卽林鍾小呂卽仲呂夾鍾周語伶州鳴曰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揚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簇所以發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精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閒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閒仲呂宣中氣也四閒林鍾和展

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閒南呂贊陽秀也六閒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漢書律歷志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日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仲呂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峄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謂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腫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尚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播於黃泉孽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言以充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氣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也位于丑在十二月太簇簇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于寅在正月夾鍾言陰夾助太簇言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于卯在二月姑洗先絜也言陽氣洗物率絜之也位于辰在三月仲呂言徵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于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于午在五月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也使長大茂盛也位于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

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于申在七月南呂南仲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于酉在八月亡射射厭也言陽九月應鍾言陰氣歷元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閏種也位于亥在十月玉衡杓建天之網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網紀之交以原始造設令樂用焉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奠陽萬物靡不條鬯該成禮月令孟春之月律中太簇仲春之月律斗夾鐘季春之月律中姑洗孟夏之月律中仲呂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季夏之月律中林鐘中央土律中黃鐘之宮孟秋之月律中夷則仲秋之月律中南呂季秋之月律中無射孟冬之月律中應鍾仲冬之月律中黃鐘季冬之月律中大呂按候氣之法以律管埋之密室上與地平實以葭灰覆以緹素以候十有二月之中氣冬至氣至則黃鐘之音飛灰衝素大寒以下各以其月隨而應焉而時序正矣又律呂長短之數鄭康成月令註云黃鐘長九寸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太簇長八寸夾鐘長十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仲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鐘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又三分損益上

下相生之法漢書律歷志云以成之數付該之積如法爲一寸則黃鐘之長也三分損一下生林鐘三分林鐘益一上生太簇三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鐘三分應鐘益一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仲呂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爲伍其法皆用銅傳疑錢云凡陽律三分其數而損一分以下生陰陰律三分其數而益一分以上生陽如林鐘未至應鐘亥皆在子午以東故謂之子午至蕤賓午皆在子午以西故謂之上生一說數多者上生數少者下生類編云陽生陰爲下生陰生陽爲上生而自蕤賓以下陽反上生陰反下生何也蓋蕤賓生大呂夷則生夾鍾無射生仲呂皆以短生長故反謂之上生若大呂生夷則夾鍾生無射仲呂生黃鐘之變律皆以長生短故反謂之下生也按此二說與漢志少異又十二律相生窮於仲呂何也蓋仲呂長六寸六分若三分益一而上生不成黃鐘之數也律書云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義禮經傳通解云黃鐘之實九寸下生者倍其實得十八以爲法三分其法得一者六爲六寸以爲林鐘林鐘之實六寸上生者四其實得二十四以爲法三分其法得十六以爲法三其一得三以其法用十五得三者五爲五

寸餘一爲三分寸之一合之爲南呂南呂之實五寸三分寸之一計十六分上生者四其實得六十四以爲法三其三得九以分其法用六十二得九者七爲七寸餘一爲九分寸之一合之爲姑洗姑洗之實七寸九分寸之一計六十四分下生者倍其實得一百二十八以爲法三其九得二十七以分其法用一百八得二十七者四爲四寸餘二十爲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合之爲應鐘應鐘之實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計一百二十八分上生者四其實得五百十二以爲法三其二十七得八十一以分其法用四百八十六得八十一者六爲六寸餘二十六爲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合之爲蕤賓蕤賓之實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計五百十二分上生者四其實得二千四十八以爲法三其八十一得二百四十三以分其法用一千九百四十四得二百四十三者八爲八寸餘一百四爲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合之爲大呂大呂之實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計二千四十八分下生倍其實得四千九十六以爲法三其二百四十三得七百二十九以分其法用三千六百四十五得七百二十九者五爲五寸餘四百五十一爲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合之爲夷則夷則之實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計四千九十六分上生者四其實得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以爲法三其七百二十九得二千一百八十七以分其法用一萬五千三百九得二千一百八十七者七爲七寸餘一

千七十五爲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七十五合之爲
夾鐘夾鐘之實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七十五
計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分下生者倍其實得三萬二千七
百六十入以爲法三其二千一百八十七得六千五百六十
一以分其法用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得六千五百六十一
者四爲四寸餘六千五百二十四爲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
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合之爲無射無射之實四寸六千五百
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計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分上生者四其實得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爲法三其六千
五百六十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以分其法用十一萬
八千九十八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者六爲六寸餘一萬
二千九百七十四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萬二
千九百七十四合之爲仲呂仲呂之實六寸一萬九千六百
八十三分寸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計十三萬一千七十
二分上生者四其實得五十二萬四千二百八十八以爲法
三其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得五萬九千四十九以分其法
用四十七萬二千三百九十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者八爲
八寸餘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爲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寸之
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合之爲黃鐘之變右律寸舊法本周
禮鄭元注及杜佑通典推之定爲此數黃鐘之實九寸三分
其實得三以爲法下生者倍其法得六寸以爲林鐘林鐘之
實六寸三分其實得二以爲法上生者四其法得八寸以爲

太簇太簇之實八寸三分其實得二寸六分以爲法下生者倍其法得五寸三分以爲南呂凡言分者皆九分寸之一南呂之實五寸三分三分其實得一寸七分以爲法上生者四其法得四寸二十八分內收二十七分得三寸合之得七寸一分以爲姑洗姑洗之實七寸一分三分其實得二寸三分三釐以爲法下生者倍其法得四寸六分六釐以爲應鐘凡言釐者皆九分分之一應鐘之實四寸六分六釐三分其實得一寸五分二釐以爲法上生四其法得四寸二十分八釐內收十八分爲二寸合之得六寸二分八釐以爲蕤賓蕤賓之實六寸二分八釐三分其實得二寸八釐六毫以爲法上生者四其法得八寸三十二釐二十四毫內收二十七釐爲三分又收十八毫爲二釐凡言毫者皆九分釐之一合之得八寸三分七釐六毫以爲大呂大呂之實八寸三分七釐六毫三分其實得二寸七分二釐五毫以爲法下生者倍其法得四寸十四分四釐十毫內收九分爲一寸又收九毫爲一釐合之得五寸五分五釐一毫以爲夷則夷則之實五寸五分五釐一毫三分其實得一寸七分七釐六毫三絲以爲法上生者四其法得四寸二十八分二十八釐二十四毫十二絲內收二十七分爲三寸又收二十七釐爲三分又收十八毫爲二釐又收九絲爲一毫凡言絲者皆九分毫之一合之得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以爲夾鐘夾鐘之實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三分其實得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以爲

法下生者倍其法得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以爲無射無
射之實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三分其實得一寸五分八
釐七毫五絲六忽以爲法上生者四其法得四寸二十分三
十二釐二十八毫二十絲二十四忽內收十八分爲二寸又
收二十七釐爲三分又收二十七毫爲三釐又收十八絲爲
二毫又收十八忽爲一絲凡言忽者皆九分絲之一合之得
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以爲仲呂仲呂之實六寸五
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三分其實得二寸一分八釐七毫一
絲五忽以爲法上生者四其法得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
二忽以爲黃鐘之變右律寸新法本史記律書生鐘分蔡元
定以寸分釐毫絲忽約之得此法又娶妻生子之義周禮注
以陰陽六體爲之黃鐘初九也下生林鐘之初六林鐘又上
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
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又上生蕤賓之九四
蕤賓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
生夾鐘之六五夾鐘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仲呂
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婦如初與初二與二三與三四與四五
與五上與上之類也里拉音象父子如初與一二與三三與
四四與五五與上之類也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也又隔八
相生之說接子爲黃鐘丑爲大呂寅爲太簇卯爲夾鐘辰爲
姑洗巳爲仲呂午爲蕤賓未爲林鐘申爲夷則酉爲南呂戌
爲無射亥爲應鐘以子位之黃鐘歷丑寅卯辰巳午而下生

未位之林鐘以未位之林鐘歷申酉亥子丑而上生寅位之太簇所謂隔八位而相生也餘可類推又十二律正變倍半之義通典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如黃鐘之管山聲九寸子聲則四寸半也按十二正律各有一定之聲而旋相爲宮則五聲初無定位當高者或下當下者或高則宮商失序而聲不諧和故取其半律以爲子聲儀禮經傳通解云蕤賓以下仲呂上生之所不及故無變律惟黃鐘太簇姑洗林鐘南呂應鐘有之計正變通十八律各有半聲爲三十六聲其間又有八聲雖有而無所用實計二十八聲而已

五音宮商角徵羽也

周禮春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漢書律歷志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諸八音蕩滌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音者土曰埙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鑼木曰柷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壯也物盛大而繁壯也羽字也物聚藏字而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物屬於角社於徵章於商字於羽故四聲爲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

四書經註集譯

孟子卷四

七

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按五音分配四時禮月令云春其音角夏其音徵中央土其音宮指四季各十八日言之秋其音商冬其音羽又五音相生之序劉氏樂記註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其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爲宮聲之數二分損一以下生徵則去二十七得五十四也以八十一數三分之各得二十七去一分故得五十四爲徵聲之數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則加十八得七十二也以五十四數三分之各得二十四去一分則得七十二爲商聲之數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則去二十四得四十八也以七十二數三分之各得二十四去一分則得四十八爲羽聲之數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則加十六得六十四也以四十八數三分之各得十六益一分則得六十四爲角聲之數角聲之數三分之不盡一等以六十四數三分之各得二十一而尙餘一數故云不盡一等也其數不行故聲止於五此其相生之次也又變宮變徵國語云周景王問伶州鳩曰七律者何韋昭注云周有七音按古者但有五聲至周武王加變宮變徵爲七聲蓋角數三分尙餘一數不可損益故五音至此而窮若欲生之則須更以所餘一分析而爲九損其三分之一乃得四十二分九分分之六而後得成變宮之數

又自變宮隔入上生當得徵前一位其數五十六分九分分之八以爲變徵自此又當下生則又餘二分不可損益而其數又窮故立均之法至是而終焉又淮南子曰姑洗生應鐘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鐘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絳按五音之中角與徵羽與宮皆相去二律去一律則近而和去二律則遠而不相及故變徵在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亦謂之謬變宮在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比宮少高亦謂之和雖有五聲非和謬二變不能調此所以濟五音之不及也又旋相爲宮之法禮運云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傳疑錄宮者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爲主皆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得之黃鐘爲第一宮林鐘二太簇三南呂四姑洗五應鐘六蕤賓七大呂八夷則九夾鐘十無射十一仲呂十二如黃鐘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以此類推若林鐘爲宮南呂爲商應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蕤賓爲變宮大呂爲角姑洗爲徵蕤賓爲羽夷則爲變宮夾鐘爲變徵姑洗爲官則蕤賓爲商夷則爲角應鍾爲徵大呂爲羽夾鐘爲變宮無射爲變徵應鍾爲宮則大呂爲商夾鐘爲角蕤賓爲徵夷則爲羽無射爲變徵宮仲呂爲變徵蕤賓爲宮則夷則爲商無射爲角大呂爲徵夾鐘爲羽仲呂爲變宮黃鐘爲變徵大呂爲宮則夾鐘爲商

仲呂爲角夷則爲徵無射爲羽黃鐘爲變宮林鐘爲變徵夷則爲宮則無射爲商黃鐘爲角夾鐘爲徵仲呂爲羽林鐘爲變宮太簇爲變徵夾鐘爲宮則仲呂爲商林鐘爲角無射爲微黃鐘爲羽太簇爲變宮南呂爲變徵無射爲宮則黃鐘爲商太簇爲角仲呂爲徵林鐘爲羽南呂爲變宮姑洗爲變徵仲呂爲宮則林鐘爲商南呂爲角黃鐘爲徵太簇爲羽姑洗爲變宮應鐘爲變徵纂疏云五音始于它宮數八十一商數九十二角數六十四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以數之多少爲算卑又按十二管各自爲宮一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調增入二變二十四聲合爲八十四聲自唐以來法皆如此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聞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爲犧牲斷死刑必爲之錫泣

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

按梁書帝紀及通鑑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漢相國蕭何之後生而有文在手曰武帝及長博學多通好籌略有文武才幹齊明帝隆昌初起爲寧朔將軍尋授持節都督雍梁南北諸軍事所住齋常有五色圓轉狀若盤龍其紫氣騰起形如繖蓋望者莫不異焉中興元年誅東昏侯二年正月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禮位在諸王上旋進爵爲王夏四月受齊禪卽帝位改爲梁天監元年十六年夏詔以宗廟用牲有累真道宜皆以麪爲之於是朝野謠譁以爲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大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果屢幸同泰寺捨身設四部無遮大會公卿等以錢一億萬奉贍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樶飯而已然優假士人太過牧守多侵漁百姓使者千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擇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于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然剽劫有罪亡命者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太清三年八月侯景舉兵反四年三月賊攻陷宮城高祖以憂憤寢疾五月崩時年八十六追尊武皇帝廟曰高祖

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

南史武帝紀太清元年東魏司徒侯景以河南十三州內屬
二年反自橫江濟采石至建鄼三年遣使求和帝許之四年
景乃表陳帝失舉兵向闕陷宮城縱兵大掠景自爲都督中
外諸軍事大丞相錄尚書事援軍各退散按梁武帝在位
四十八年天監十八年普通七年大通二年中
大通六年大同十一年中大同一年太清三年

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
子嘗言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

讀法詳論語漢書吳王濞傳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
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師古註賈讀曰價謂儔直也

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

關雎詳論語詩序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
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朱子集註
文王后妃德修于身而子孫宗族皆化于善故詩人以麟之
趾與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

其子亦
仁厚也

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書蔡傳成王訓廸百官史
錄其言故以周官名篇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遠
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按詩解詳中庸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
既竭耳力焉繼之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
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勝平聲

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詳大學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
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

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

禮器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本於日月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

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有者幸也

朝晉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卽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辟與闢同
喪去聲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鄭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蹶居衛反
泄弋制反

詩大雅板之篇

序凡伯刺厲王也朱子
集註此同列相戒之辭

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

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

沓徒
合反

沓沓卽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
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
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

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

鄒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
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
以爲人之道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
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
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
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

謚法解壅遏不通曰幽蚤孤鋪位曰幽動祭亂常曰幽殺戮無事曰厲史記周本紀夷王崩子屬王胡立厲王卽位三十年好刊以榮公爲卿士用事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召公諫不聽于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於彘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二年西州三川皆震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三年幽王嬖愛褒姒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殺幽王驅山下

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

〔小序〕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
章故作是詩。朱子集註：此詩託於文王所以嗟嘆殷紂者。廣
雅鑒謂之鏡。元中記：尹壽作鏡。周禮司烜氏以鑒取明火於
月博古圖：黃帝故金以作神物爲鑒。凡十有五取乾坤五岳
之數。

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
幽厲爲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其仁失天下也以其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惡去聲樂音
洛強上聲

此承上文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人治

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已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已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

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恒切
登反

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爲是故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

書梓材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註大家巨室也
雙峯饒氏曰世臣非一代之臣大家是貴宦之家

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

劉向新序桓公田至于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爲者也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爲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人公曰至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其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敵

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爲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于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四書釋地續酈道元注汝水條萊蕪谷出谷有平丘面山傍水土人悉以種麥云此丘不宜種覆黍而宜麥濟人相承以植之故謂

麥丘

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

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爲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

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旣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畱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洪與疾討賊承宗歛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

唐書列傳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以宏詞補校書郎遷監察御史論權嬖梗切出爲河南功曹叅軍久之召爲御史中丞王師討蔡請身督戰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未幾李愬夜入懸瓠城搏吳元濟以報度撫定其人入朝策烈進上柱國晉國公穆宗卽位朱克融王廷湊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度旣受命入賊境數斬將以聞移克融廷湊書開說諱沓傳以大義二人不敢桀皆勦罷兵齊歷二年帝崩定策誅宦者劉克明迎立江王是爲文宗度自見高位極不能無慮稍詭跡避禍因辭位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八年徙東都留守時閩豎擅權天子擁虛位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沼石林叢岑撩幽勝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日夜歡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辭疾不許乃之鎮三年以病丐還東都薨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文忠又皇甫镈爲司農卿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急于用度镈哀令嚴急以辨濟師蔡平之明年遂拜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鑄以吏道進既由聚斂剋剥爲宰相
裴度乃極論鑄姦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
否聚朝廷輕重在輔相今承宗削地程權赴闕韓洪與
疾討賊非力能制之顧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也若相鑄則四
方解矣其辭切至帝不納又韓洪滑州匡城人憲宗方用兵
淮西拜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使扞兩河而令李光顏烏重允
擊賊洪不親兎遺子公武領兵三千屬光顏元濟旣平封許
國公入朝以足疾命中人掖拜固願畱京師帝從之洪爲人
沈謀勇斷詔使至或驚侮不爲禮齊蔡平勢屈而後請觀然
天子尊寵異等能以名位始終亦其天幸又王承宗邊鎮王
士真之子拒命以常山叛朝廷驟兵布衣相者杖策詣淮西
行營謁裴度且言願得天子一節馳入鎮可掉舌下之度爲
言乃以左拾遺既至以大誼勸承宗泣
下請獻德株二州以二子入贊上從之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
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
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旣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女去聲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
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爲
昏而娶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越絕晝聞閭閻伐齊大克取齊女爲質子爲送齊門齊女思共
國死葬於虞西山化爲白龍而逝說苑齊景公以其子妻閩
閭送諸郊泣曰余死不女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
不能全收天下誰干哉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
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
從且夫吳若蜂虿然不棄毒於人則不靜余恐棄毒於我也
遂遣之吳春秋吳謀伐齊齊使女爲質於吳王因爲太子
子波聘齊女女少思齊日夜號泣因病閩閻乃起北門名曰
望齊門令女往遊其上女思不止病甚而殂女曰令死者有
知必葬我於虞山之巔以望齊國閩閻傷之如其言乃葬虞
山之巔太子波亦病而死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教皆若效大國之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旣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

四庫全書集韻

無敵裸音灌夫音
扶好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

詳大學

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

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

纂箋詩傳云諸侯之大

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

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鬯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

周禮天官小宰祭祀賛王裸將之事

註將送也

裸之言灌也明不爲飲主以祭祀食

詳論語

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

按灌用熟中鬯鬯之酒貢之於瓊灌地以降神也獻用尊中五齊之酒貢之於爵以獻尸也祭之初質明而灌謂之晨灌

王以鬱鬯授戶戶受之以灌地又謂之灌戶獻禮有差等鄭康成云羣小祀一獻社稷五祀三獻四望山川五獻先公七獻禮器所謂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是也凡享先王用九獻祀天地亦當九獻以外神無禋故止七獻合二始言之仍是九節但不名九獻耳

助王祭事於周之京師也

〔詩曹風〕念彼京師〔大雅〕京師之野〔獨斷〕天子所都曰京師京水也地下之衆者莫過於水地上之衆者莫過於人京大地師衆也故曰京師也

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

〔世說德行篇〕後漢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各論父功德爭之不能決詰於祖父太丘太丘曰元方難其兄季方難其弟

四書言集解

卷之二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

小序芮伯刺鳳王也

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

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菑與災同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

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

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浪音郎

釋名見始能行日孺孺濡也言
濡也趙岐註孺子童子也

滄浪水名

按滄浪水非一處書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史記索隱云馬融鄭元皆以滄浪爲夏水卽漢河之別流也漁父所歌是此水也然劉微之永初山川記與酈道元水經注俱以考之水勢爲不合又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均州武當縣有滄浪水庾仲初漢水記武當縣西四十里漾水中有一洲名滄浪洲也按今湖北省襄陽府均州卽秦漢武當明一統志云均州北四十里有滄浪水卽禹貢滄浪之水又地記水出荆山東南流爲滄浪不言所在又沔陽州北有滄浪水明一統志云卽禹貢滄浪屈原逢漁父處又湖南省常德府龍陽縣亦有滄浪水明一統志云滄浪山在龍陽

縣西南九十里下各有水相合出江謂之滄浪水又云龍陽縣西十五里自滄浪二山發源合流爲滄浪屈原行吟澤畔遇漁父歌卽此一水而記載互異若是今山東省兗州府嶧縣北車稍山下有滄浪淵明一統志云卽孺子濯纓處庶幾近是因學紀聞滄浪之歌又見於楚辭漁父則此歌楚聲也文子亦云混沌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手吾緩

纓冠系也

〔禮書〕二組屬於笄順頤而下結之謂纓纓之垂者謂綾玉藻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纓綾諸侯之冠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

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夫扶

夫音

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

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鼃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

四書經註集證

孟子卷四

子

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漢書列傳龍錯潁川人學申商刑名於軻張恢生所爲人隋直刻深孝文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齊伏生故秦博士治

尙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遣錯受尙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以舜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上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對曰

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于人情

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

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于人情而後行之其動

衆使民也本于人情然後爲之取人以己內恕以人情之所

惡不以强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

望之若父母從之如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

及後世此明于人情始終之功也景帝卽位以錯爲內史寵

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

其地收其枝郡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誼譖疾鼈錯吳楚七

國反以誅錯爲名及寶嬰袁益進說上令錯衣朝衣斬東市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墳也

奏音

墳廣野也

類篇
新書
廣原野迥貌賈誼

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爲淵駁魚者獺也爲叢駁爵者鶴也爲湯武駁民者桀與紂也

爲去聲駁與駕同獺音

闔爵與雀

同鶴

延反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

說文獺如小狗水居食魚屬也月令孟春之月魚上冰獺
祭魚廣雅獺一名水狗又一撞形類狗頭類馬身如蝙蝠者
鼻尖尾大名犧獧本草會編四足俱短頭與身尾俱禡毛色
若故紫帛大者身與尾長三尺餘食魚居水中出水亦不死
亦能休於大木上謂之木獺又有脚下皮如人胼拇毛着水
不濡謂之海獺埤雅獺取鯉於水裔四方陳之進而弗食世
謂之祭魚蓋自祭其先如饗豺然或曰獺一歲二祭豺祭方
獺祭圓言豺獺之祭皆四面陳之而獺圓布附方布也熊食
鹽而死獺飲酒而斃淮南子鵠
巢知風之自獺穴知水之高下

叢茂林也

爾雅釋木木叢生曰
灌木說文叢聚也

鵠食雀者也

爾雅晨風鵠也通志畧鵠似鶴而小青黃色燕頷陸佃亦曰
鵠似鶴黃色燕頷向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鵠燕雀食
之列子曰鵠之爲鵠鵠之爲布穀布穀又爲鵠也一說鵠化
爲鵠鵠化爲布穀布穀爲郭公郭公復爲鵠左傳文公十八
年見無禮於其君者去之若鷹鵠之逐鳥雀也春秋運斗樞
瑞光星散爲雀格物總論雀小鳥也常依人嘴頷皆黑通身
毛羽褐色尾長一寸許爪趾黃白色四時有子其種類不一
有神雀嵩雀突厥雀瓦雀瓦雀出浙東其雌雄相感必一俯
一仰舊說雀周夕吾人有至昏不見物者謂之雀晉月令季秋雀入大水爲蛤

言民之所以去此以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歎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

好爲王並去聲

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王去聲

艾草名

按師曠曰歲欲疫病草先生病草謂艾也爾雅艾冰臺墳雅其字從乂草之可以乂病者也一名灸草詩曰彼采蕭兮彼采艾兮蕭所以共祭艾所以療疾字說艾能乂疾久而彌善醫用艾灸一灼謂之一壯者以壯人爲法其言若干壯謂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名物考圖經初春布地生苗莖類蒿而葉皆白以苗短者爲佳三月五月五日採葉暴乾經陳久方可用荆楚歲時記端午民踏百草采艾葉以爲人懸之戶上禳毒氣又或以端午日雞未鳴時采似人者轉用灸之有驗

所以灸者乾久益善

說文灸灼也玉篇蒸也增韻灼體療病也史記倉公傳形弊者不當關灸錢石及欬毒藥也

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詳上章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爲其

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舍上聲

曠空也由行也

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爾通古字通用
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爲甚爾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

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卽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一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

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

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爲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養並去聲

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卽文王也紂命爲西方諸侯之長

得專征伐故稱西伯

詳

太公姜姓呂氏名尚

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字子牙呂尚蓋嘗屠牛於朝歌賣販於孟津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彫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于是周西伯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無道去之遊說諸侯無所遇而卒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閼天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爲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周西伯之股羨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皆宗太公爲本謀文王崩武王卽位九年東伐紂師尚父左仗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武王還師與太公作泰誓居三年武王將伐紂上龜兆不吉風雨暴雨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強之勸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遂斬紂明日武王立於社羣公奉明水衛康叔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因

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子是武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果來伐與之爭營丘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民人多歸齊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山此得征伐爲大國說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濱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卽忿脫其衣冠有異人謂之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鉅大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尚封於齊又文王問於呂望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實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按太公有姓又有氏者左傳隱公八年仲孫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杜註謂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若舜由堯汭故陳爲堯姓又曰胙之土而命之氏林註因其所封地爲之族氏若胡公封陳命爲陳氏是也又曰諸侯以字杜註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氏其王父字又曰爲謚因以爲族杜註卽先人謚稱以爲族又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杜註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爲族林註謂若晉之士氏中行氏及趙氏韓氏魏氏之類是也據此則姜姓因其所由生也呂氏因其所封地也朱子曰姓是塊綱氏是後來分出支派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之類氏族序三代

之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貧者有名無氏故姓可呼爲氏氏不可呼爲姓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爲一矣

又潛夫論或傳本姓或氏號謚國爵官字事居志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戴桓所謂謚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王氏侯氏王孫公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下軍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所謂字也巫氏匠氏陶氏所謂事也東門西門南宮東郭北郭所謂居也三鳥五鹿青牛白馬所謂志也凡厥姓氏不可勝紀

文王發政必先飼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四書釋地續伯夷孤竹君之世子也前漢遼西郡令支縣有孤竹城括地志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余謂今永平府治河入海從右碣石正古之北海在今昌黎縣西北是當日辟紂處去其國都不遠通志以居北海爲離縣者誤又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註未悉後漢琅琊郡海曲縣劉昭引博物記註云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於棘津其浦今存又於清河國廣川縣棘津城辨其當在琅琊海曲此城殊非余謂海曲故城通典稱在莒縣東則當日太公

辟紂居東海之濱 即是其處漢崔瑗晉盧無忌立齊太公碑
以爲汲縣人者誤 按今山東沂州府莒州明一統志云漢
爲莒縣又日照縣漢爲海曲地其東五里即是海禮王制凡
養老有虞氏以蒸禮夏后氏以葬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
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五
十異張六十宿內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席磨
飲從於遊可也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
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
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
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
老殷人嗁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元衣而養老凡三
王養老皆引年文王世子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
設三老五更葦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酸養老之珍具遂發乐
焉退修之以率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
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
大合衆以事達有神典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
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嗣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
日反養老於東序終之以仁也內則凡養老五帝憲三王又
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
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徵其禮皆有惇史祭饌食三老五更
執爵而饋執爵而餉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焉於反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旣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

史記世家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成陽諸侯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漢所以其知天下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韓信漢王以信爲大將軍漢王東定三秦何留守巴蜀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官室縣邑輒奏上可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闕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五年論功行封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鄼侯所食邑多羣臣及奏位次以何爲第一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若君孝惠

問曰曹叅何如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我儉不賢母爲勢家所奪孝惠二年何卒謚文終侯漢書蕭何傳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旣先定秦項羽後至與范增謀立沛公爲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夫能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物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曰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

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爲去聲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况爲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

漢書婁敬傳今陛下起豐沛捲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二戰四十使天下之人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

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

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辟與闢同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

史記列傳臏生阿郵之間亦孫武之後世孫子也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旣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進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謝曰刑餘之人不可于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教鬪者不搏機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墮於外老弱斃於內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又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事魯君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猶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鷙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望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

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謝之于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羸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疾疽者起爲吮之魏文侯旣卒其子武侯疑之起懼得罪遂去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疎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縱橫者于南平百越北并陳蔡郑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故楚是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旣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

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

[史記列傳蘇秦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載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遂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固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子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勿信乃西至秦說惠王秦方誅商鞅疾辨士勿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勿說之去遊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文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已死

卽因說趙肅侯趙王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
千純以約諸侯于是說韓宣惠王又說魏襄王又東說齊宣
王西南說楚威王于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爲從約長
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洛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
之甚衆疑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
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喟然嘆曰此一
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衆人乎且使
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于是散千金
以賜宗族朋友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
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其後死於
齊 張儀詳滕文公

辟開墾也

說文萊蔓菜也 玉篇藜草也 詩小雅田卒汙萊註萊穢草周禮地官縣師辨其夫家田萊之數 註萊休不耕者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 註萊除其草萊也 商子墾令篇食口衆者敗農者也 以其食口之數略而重使之辟淫游惰之民無所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糴則商怯而羸惰之民勉疾如此則草必墾矣聲服無通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而氣不溼休居不聽而意必一如此則草必墾矣廢逆旅則逆旅之民無所食而必

農農則草必墾矣。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食而必農。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罪，則編急之民不閑，狼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疑惰而草必墾矣。

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漢書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敎，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糧甚貴，傷民甚賤。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爲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勤。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有三十五石食人。乃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錢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祀，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歛，又未與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相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

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小飢則收百石中
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
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欲
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欲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欲而糴之故雖
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
國國以富強通鑑周顯王十九年秦商鞅築冀闕宮庭於成
陽徙都之令民父兄子弟同室內息者爲禁并諸小鄉聚集
爲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平斗桶權衡
丈尺餘詳孟子序說史記索隱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
陌河東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按阡之爲言千也溝澗衝
而畛道亦衝則溝澗千畝澗閒千夫而畛道爲阡陌之爲言
百也遂洫縱而徑涂亦縱則遂閒百畝洫閒百夫而徑涂爲
陌阡陌之名由此而得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
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眸音牟眊音

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

釋名瞳子瞳重也膚幕相裹重也子小稱也主謂其精明者也或曰眸子眸冒也相裹冒也陸實府曰天地通靈於日月

故陰陽溝蝕則日月代著其明昏人心通竅於兩眸故邪正未形兩眸預呈其瞭眊靈樞經岐伯曰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爲之精精之窠爲眼骨之精爲瞳子筋之精爲黑眼血之精爲絡其窠氣之精爲白眼目之營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是故目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

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

說文眊
少精也

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智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焉於虞反
廋音搜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僞爲眸子則有不容僞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

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惡平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僞爲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與平聲
援音爰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

史記列傳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于梁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耶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夫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謗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于是送以安車

駕駢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滑稽傳淳于髡者齊之賛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辨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蜚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震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滅王八年楚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齊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國裏滿筭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于是齊威王乃益齋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乃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春韓鞠牋倚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間之會男女雜坐行酒階階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辭目眙不禁前有

墮珥後有遺簪髡禩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
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畱髡
而送客羅襦襍解微聞蓀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
亥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
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
酒髡嘗在側戰國策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
天下之疾大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
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大廢於後大兔俱罷各死其
兵敵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
休士又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
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駒請致之先生髡曰諾
入說齊王曰楚齊之讎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無
敵制其餘敵名醜而實危爲王勿取也王曰善乃不伐魏客
謂齊王曰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
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之
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不
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
危百姓無彼兵之患髡有
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

禮曲禮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敬裳外言不入於室內言不出於室女子許嫁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內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籠其無籠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禮月令季秋之月豺乃祭獸戮禽卑雅狗足似狗而長尾白頰高前廣後其色黃季秋取獸四面陳之以祀其先世謂之豺祭獸先王候之以田又豺柴也豺體細瘦故謂之豺棘入骨立謂之豺毀汲冢周書霜降之日豺不祭獸爪牙不良詩幽風狼跋其胡載疐其尾集註胡領下懸肉也跋蹠也疐趺也老狼有胡進而蹠其胡退而疐其尾齊風並驅從兩狼兮禮玉藻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左傳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豺狼之聲不殺必滅若教氏該曰狼子野心其可畜乎史記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以歸抱朴子山中稱當路君者狼也李奇曰豺與狼皆獸之有才智者故豺從才狼從良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

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爲失已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

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旣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

王氏曰父有爭子詳論語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

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

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

孝經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云
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
猶爲不孝也纂錄禮牛羊豕爲三牲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

孝經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
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政治可移於官

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云矣將以復進也

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養去聲復扶又反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晳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

韓詩外傳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說苑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女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鮮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在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情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尙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禮祭義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韓詩外傳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子欲養而親不逮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爲吏祿不過鍾金尙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

轂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爲賤也悲不逮我親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聞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適音謫聞去聲

趙氏曰適過也聞非也格正也徐氏曰

西書通名度字安節唐睢陽人

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周書同命愚謂閒字上亦當有
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
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
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

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卽害於
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
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荀子大略篇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心旣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
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
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

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去聲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爲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爲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好去聲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驥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

開元文字館者賓客之舍也有積以待朝聘之官也客舍迎旅名候館也公館者公所爲也私館自卿大夫以下之家所爲記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周禮地官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秋官掌人掌送迎賓客舍則授館禮曲禮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以舍國語司里授館

王驥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乃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鋪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鋪啜也

鋪博孤反
啜昌悅反

徒但也鋪食也啜飲也

說文鋪日加申時食也啜嘗也
楚詞漁父篇鋪其糟而啜其酴

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

慶源輔氏曰此必見於古傳記趙氏時其書尚存今則不復存矣

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爲無之爲去聲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

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

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

舞之

樂斯樂則之樂
音洛惡平聲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

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

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

〔說文〕芥菜也。禮內則秋用芥。方言。薺蕘。趙魏之間謂之大芥。其小者謂之辛芥。或謂之香芥。自淮以西或曰草。或曰芥爾雅。翼芥似菘。而有毛極辛苦。

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論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爲人

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

史記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句生望望生禨牛禨牛生瞽瞍孔安國曰無目曰瞽瞍父有目不能分別善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也

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

書堯典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又不格姦

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

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

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

按李氏名侗朱子之師詳論語宋史道學傳羅從彦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爲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遂往學焉初見時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常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卽走洛見頤問之沙縣陳淵詣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間所不聞奧學清節真南州之冠冕也旣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其論士行曰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明道者寡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鼎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惟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

豫章先生淳祐問謐文質

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宋史儒林傳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年數歲從諸兄入學儼如成人少長英悟絕出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爲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抑揚頓挫有作者風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時方諱言道學了翁策及之授僉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盡心職業嘉定二年召爲國子正尋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丁生父憂解官築室白鶴山下閑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被召入對疏二千餘言首論人與天地一本必與天地相似而後可無曠天位上嘉納其言理宗自宗室入卽位嘗發非時上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謂了翁入對卽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陛不盡卽不安而求之則大本立矣後降官靖州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以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撫使累章乞骸骨詔不允疾革口授遺奏上爲報朝有用才不盡之恨詔贈太師謚文靖所著有鵲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古今考經史雜抄師友雅言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路史舜帝孟子曰舜生於諸馮註卽春秋之諸侯冀州之地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在河南北故葬於紀所謂紀市也註紀在河中皮氏今帝墓在安邑而安邑有鳴條陌其去紀才兩舍帝紀言河中有舜澤信矣而竹書郡國志等皆言帝葬蒼梧則自漢失之至鄭康成遂以鳴條爲南夷之地不已疏乎蓋古聖王久於其位恩沾於保隅澤及於牛馬赴格之日殊方異域無不爲位而墳土以致其哀敬而承其奉是以墓非一所也大荒南經云赤水之東蒼梧之野舜子叔均之所葬也而九疑山記亦謂商均窆其陰豈非裔均徙此因葬之後世遂以爲虞帝之墳邪按史記舜冀州人故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則諸馮當在冀州之分曾子固據孟子舜東夷之人釋歷山在濟南則諸馮又宜在東方今考索隱云虞國名在河東太陽縣宋永初山川記蒲坂今蒲州府城中有舜廟城外有舜居皆足與鄭

說相証又援神契舜生於姚墟括地志云姚墟在漢州富澤縣東十三里亦與曾氏說合而括地志又云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又水經注云幹橋東北有虞城堯以女嫁於虞之地又路史云金之西城故有姚方媯墟杜佑謂舜生此而世本亦謂媯墟舜所都今甘肅蘭州府蒲日金城其屬有金縣又會稽舊志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卽舜所生也周處風土記亦云舜東夷之人生於姚丘媯水之汭今桃丘山在餘姚西六十里上虞縣之東本作姚丘餘姚上虞兩縣俱浙江紹興府屬諸說互異當兩存鄭氏曾氏之說而餘說亦備參尚書大傳販于頓丘就時負夏史記舜本紀就時于負夏鄭註負夏春秋時衛地按衛風送子涉淇至于頓丘王氏應麟曰地理志東郡頓丘縣輿地廣記頓丘本衛邑在淇水南則負夏亦近淇水之地人物考鳴條卽湯與桀戰之地在安邑西史記本紀舜踐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山是爲零陵鄭康成曰南夷地名一統志舜陵在今道州寧遠縣九疑山按兩說俱不合鳴條之地惟竹書紀年載舜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五十年帝陟注云鳴條有蒼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此却與東夷之人合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

人物考文王治岐今鳳翔府郿縣成縣皆其地也俱屬陝西通鳳縣今屬陝西香溪中府成縣今屬甘肅省鞏昌府各去數百里聞矣羌戎其遷都於豐則今郿縣詩謂旣伐于崇作邑于豐是陝西西安府岐夷卽昆夷詳采惠王

畢郢近豐鎬今布父王墓

元和郡國志畢原卽成陽縣所理也新安陳氏曰畢原在鎬東西書稱地據境志周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明一統志陝西西安府屬咸寧縣畢原爲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在唐名畢原莊殿名畢郢孫疏竟以郢爲楚故都在南郡大非又云畢原實有二處在渭水南之畢原一名畢郢文王墓在焉史稱畢在鎬東南杜中地迫終南山在渭水北之畢原則名畢附秦惠文王陵在焉悼武王陵亦在焉僅隔一里明一統志陝西西安府咸陽縣北有畢原舊蹟周文武成康俱葬此原括地志周豐宮周文王宮也在雍州郿縣東三十五里鎬在雍州西南三十二里徐廣曰豐在京兆郿縣東有蓋臺鎬在上林昆明有鎬池皆在長安南數十里按明一統志豐在郿縣東五里鎬京城在咸陽縣西南武王自豐居鎬卽此西安府城西北二十里有長安故城古蹟

地之相去也于有餘里世之相後也于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爲天子文王爲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文心雕龍符者季也徵召防僞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用金竹末代從省代以書翰矣器物叢談符契也代古之珪璋剖而相合長短有度用以譖召兼防欺詐者也古者以竹爲之故字從竹及後世詐僞甚起以竹易得之物又不足爲之防于是又有以銅鐵金銀鑄爲物象而用之者皆剖而爲兩一畱在內一給付外說原符者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後世銅鐵金銀鑄物象以易竹製周禮地官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簜輔之門闕用符節貨賄用蠶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遠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譏則不達器物叢談節出使操持之物所以爲行道之信亦以竹爲之或以金

玉爲之其長也亦有度有使則給之入則歸之說原柄長二尺有旌師古曰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爲名朱子曰古人符節多以玉爲之如牙璋以起軍旅又有竹符又有英簜符簜小節竹使者謂之簜節也漢有銅虎符竹使符銅虎以起兵竹使郡守用之凡符節右畱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右合其左以爲信也曲禮云獻粟者執右契右者取物之券如徵兵取物徵召皆以右取之也按通鑑前編虞帝四十八載癸酉崩于鳴條壽一百有十歲至五百載乙亥夏禹卽位傳十七王至桀亡之歲甲午共四百四十歲商起成湯卽位乙未傳二十一君至祖庚二十八祀庚寅共五百三十五年而文王生又歷九十七年當紂二十祀丙寅文王薨自虞帝崩癸酉至文王薨之年丙寅共計一千零七十

四歲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

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美反

子產鄭大夫公孫儵也

子產詳論語史記鄭世家鄭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少子友宣王母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封友於鄭是爲桓公幽王以爲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悅河雒之閒人便思之後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于是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子安逃死乎太史伯曰獨洛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鄼虢鄼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鄼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鄼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善于是卒言於王東徙其民雜東而虢鄼果歎十邑竟國之自桓公後二十世爲韓所滅漢書地理志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祝融之虛及成臯崇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自井六度至九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與韓同

潦洧二水名也

曲洧舊聞添洧之源出馬嶺今在河南府永安界號玉仙山縣城東南爲添洧水經添水出桂陽臨武縣南繞城西北屈東流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嶺山四書釋地說文引詩添與洧添作增曰增水出鄭國洧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史記註引括地志以爲古新鄭城南洧與添合水經亦云

子產見人有徒步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家語正論篇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可得言歟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渴足而况人乎困學紀聞此卽孟子所言子產濟人事叔向時鄭無景差當以孟子爲正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杠音江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步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

釋名杠公也衆人所公共也爾雅隱謂之梁石杠謂之徛玉篇石杠今之石橋

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

詳梁惠王夏令曰十月成

梁

國語草襄公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木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微曰收而揚功倚而畚局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

角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天根亢氐之間寒露後五日木氏也寒露後十日駟天駟房星也建戌之中霜始降火心星也霜降以後也

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沴

左傳昭公四年固陰沴寒子是乎取之莊子齊物論河漢沴而不能寒一

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步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辟與闢同焉於虞反

辟辟除也如周禮閭人爲之辟之辟

周禮天官閭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讓其出入以時啟閉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閭掌掃門庭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爲過况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曰亦不足矣

言每人都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

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周禮秋官野屬氏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註辟辟行人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一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註趨辟趨而辟行若今车辟車之爲也

蜀志諸葛亮字孔明鄧那人寓南陽隆中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每日自比管仲樂毅昭烈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徵

日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誠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麟問爲誰日諸葛孔明臘士元也徐庶亦謂昭烈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昭烈曰君與俱來徐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昭烈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昭烈卽皇帝位策亮爲丞相錄尚書事章武三年春帝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帝禪建興元年封武鄉侯政事咸取決焉後伐魏卒於軍年五十四謚曰忠武侯亮之爲相也有言公情敵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敵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閒每見敬告爲治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云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

釋名足底也續也言續脛也書正義脹爲五臟之總說文脹厚也

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

左傳成公三年楚歸知罷於晉王送之日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

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

說文踐履也王篇足着地也禮曲禮毋踐履疏踐蹋也說文斬殺也集韻芟也周禮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令萬民時斬材正韻艾艾也詩周頌奄觀銓艾穀梁傳莊公二十八年不交而百姓饑註艾穀也按踐踏指土言斬艾

指芥

言

其幾惡之又甚矣寇讐之報不亦宜乎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

爲去聲下之同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

故以此禮爲問

儀禮喪服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掃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禮檀弓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膝母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曰諫行言聽嘗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

集韻剽劫也史記酷吏傳攻剽爲羣盜說文掠奪取也廣韻抄掠劫人財物也左傳襄公十一年禁侵掠戰國策掠於郊野以足軍食

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

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
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曰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
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樂盈也

左傳襄公二十二年秋樂盈出奔楚冬會於商任
錮樂氏也二十二年冬會於沙隨復錮樂氏也

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
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

明一統志宋潘興嗣字延之新建人與王安石曾輩善仕爲
德化縣尉同郡許城爲江州刺史見興嗣不爲禮遂謝歸徜
徉山川間自號清逸居士
後以瑞州推官召不赴

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

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
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目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爲急此章直戒
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
爲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

不中才也樂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熏陶俟其自化
也

樂音洛

詩傳涵容也廣韻育養也易蒙卦象君子以果行育德說文
熏火烟上出也從山從黑山黑熏象也廣韻火氣盛貌方言
陶養也廣韻化也慶源輔氏曰涵育以
天地之生物言熏陶以工冶之成物言

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爲父兄者
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
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爲是以可以有爲無所不
爲者安能有所爲邪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爲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行去聲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

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而已然大人之所
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是
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去聲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
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
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禮檀弓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
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
矣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
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
到
反
七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達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

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莊子大宗師安排而去化文心雕龍疏者布也

布置物類撮題近意故小券短書號爲疏也

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見論語於其閒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

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鬪靡也

韓愈送陳秀才序讀書以爲學繕言以爲文非以誇多而鬪靡也

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

易繫詞觀其會通註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通謂理之可行而無所礙

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王去聲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爲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爲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

闕文焉

晏子春秋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吏反

漢趙岐注徐子徐辟也

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說苑雜言篇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含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

是之取爾

舍放皆上聲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

易蒙卦山下出泉爾推釋水泉一見一否爲誠溫泉正出正出湧出也汎泉陽出器出下出也汎泉穴出穴出仄出也說文混豐流也博往混況流也轉也

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

說文坎陷也險也又穴也易坎卦彖習坎重險也

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澗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

聞過情君子恥之

滄古外反澗下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田閒水道也

爾雅釋水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
曰瀆書益稷澮畎澮距川周禮地官遂人千夫有澮澮上
道冬官匠人廣二尋深二尋謂之澮專達於川

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
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爲人必有蹠
等午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

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
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者無
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眾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

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詩小雅戰兢戰兢惕厲易乾卦九三夕惕若厲无咎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畧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强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

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疎儀狄而絕旨酒

劉向戰國策序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迄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足以殺青書可繕寫魏策梁主魏豐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飲而甘之遂疎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書曰禹拜昌言

詳公孫丘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按書仲虺之誥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所謂執中也又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又佑賢輔德義忠遂良伊訓與人不求備又數求哲人俾輔于嗣後嗣太甲躬求俊乂啟迪後人立政亦越成湯陟不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皆所謂立賢無方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古字通用而讀爲如

或問詩垂帶而厲箋云而亦如也春秋莊七年夜中星隕如雨註如而也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書大禹謨不自

滿假易乾卦九三君子終日乾

按書無逸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
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晏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詩汝墳鯀魚
賴尾王室如燭雖則如燭父母孔邁此所謂視民如傷也大
雅思齊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
不諫亦入此卽望道未見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

趙岐注泄狎孫奭音義媒訓
狎今注以泄狎狎皆聲訓耳

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

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
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

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且急於行也
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

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適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

史記周本紀幽王爲犬戎所弑于是諸侯乃卽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東遷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弱秦楚齊晉始大政由方伯五十一年崩

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

詩序閔宗周也朱子集註周旣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憫周室之顛覆徘徊不忍去故賦其

所見以起興王風總註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
王始營洛邑爲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
故也自是謂豐鎬爲西都而洛邑爲東都至幽王嬖褒姒生
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
弑幽王子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
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爲雅
而爲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

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 王之四十九年也

公羊傳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
辭所傳聞又異辭何以終乎哀公十四年曰謹矣杜預春秋
傳序春秋何以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
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始則周公之祚
也若平王能承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宏宣祖業則百周
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
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
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隱公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左傳惠
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
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

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卽位據也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窩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窩氏立桓公而討爲氏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聲檮音无

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

神異經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大毛長二尺人面虎足猶口牙尾長一丈八尺攬亂荒中名檮杌一名傲狼一名

難駒

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

左傳文公十八年頤頏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語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

漢書註檮杌卽蘇崇伯之名也

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

杜預左傳序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記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日知錄左傳昭二年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蓋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乎中葉當周之盛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載焉而作之者古之良史也固孔子所善而存之無所改焉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隱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於是孔子懼而以己意修之所謂作春秋也按此則魯之春秋統指惠公以上隱公以下之春秋而言時解專指孔子未筆削之春秋說義猶未備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

按衛有史朝史荀史鯖齊有南史氏史嚚晉有史蘇董狐史趙史墨史龜楚有左史倚相魯有太史克太史固之類皆是

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

公羊傳昭公十二年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辭則丘有罪焉耳按公羊名高受業於子夏高傳其子平以及地敢壽凡三傳至漢景帝時壽與弟子胡母子都著以竹帛其後傳董仲舒以公羊顯又四傳至何休爲經傳真詁其書遂

傳大

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訛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

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

此又承上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

玉篇聲音和曰韻文心雕龍同聲相應謂之韻文選陸機賦收千載之遺韻

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世

禮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陳澦註父子相傳爲世兄弟相傳爲及

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

禮大傳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卑於下婚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

而弗別綏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疏袒身去飾也袒免者內袒而着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冠
至尊不可居內袒之體故爲免以代禮弓公儀仲子之喪禮
弓免焉註以布廣一寸從頂上而前交於額上又却向後繞
於腰儀禮云服親兄弟一期一從兄弟

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總麻

服窮則遺澤浸微故五世而斬

子未得爲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也

按方言猶云土音漢揚雄著方言郭璞序曰蓋聞方言之作
出乎輶軒之使所以巡遊萬國采覽異言以爲秦籍周秦之
季其業隳廢莫有存者暨乎揚生沉淡其志歷載構綴以就
斯文考九服之逸言標六代之絕語類離詞之指韻明乖途
而同致真洽聞之奇書不刊之碩記也

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
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子雖未

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

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

江反惡

平聲

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薄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爲家衆所殺

羿詳論語

按逢蒙一作蠭門又作龐門是子呂氏春秋蠭門

始習射於甘蠭路史後紀羿以龐門

是子爲受教之臣八年

羿將歸自畋龐門取桃棓殺之家衆烹之以食其子

列子逢蒙弟子曰鴻超引鳥號之弓綦衛之箭吳越春秋羿傳逢蒙

蒙傳楚琴氏楚琴氏傳大魏

大魏傳楚糜侯翼侯魏侯

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

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河反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

上聲乘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

漢趙岐註孺子鄭大夫黃龍公復姓左傳衛有庾公差以善射聞又衛有尹公佗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出奔齊孫氏

追之敗公徒於阿澤郵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庚不射爲戮射爲禮平射兩軻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脣按此庾公乃尹公之師且名差不名斯亦不載孺子伎衛事未詳孰是人物考凡兵聲罪致討曰俊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燬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左傳莊公二十九年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爾雅金鑄翦羽謂之鍾骨鑄不剪羽謂之志玉篇箭鑄也唐傳若石中矢鑄賈誼過秦論秦無亡矢遺鑄之費

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侮庾公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

人物考 西子姓施名夷光美婦人也居苧羅山若耶溪之西故曰西子鬻薪浣紗爲世絕色莊子天運篇西子嘗病心而憊其里之醜婦見而美之亦捧心而亂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吳越春秋越王以吳王注而好色乃使大夫種相於國中得苧羅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城上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蠡進之吳爲築姑蘇臺吳亡復歸范蠡因之五湖而去

蒙猶冒也不潔汗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養生經 鼻者心之門白虎通 鼻者肺之使 真詒 鼻中隔之際名曰山源黃庭經 天中之所謂鼻也 一名天臺論 順鼻不知是爲臍鼻音臭臍音瓮

雖有慾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齊側皆反

惡人醜貌者也

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

書說命有其善喪命有其善

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易繫辭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跡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

荀子性惡篇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漢書董仲舒傳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

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木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

易說卦坎爲矯揉疏使曲者直爲矯使直者曲爲揉周禮考工記輪人揉輻必齊註謂以火矯之疏曲者以火炙之木則濡可揉戾使直也

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禹爲惡

告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舊洪範水之性而不爲害也

按禹貢敘九州治水之成功始冀終雍皆自下而上蓋水性趨下下流疏則上流得所歸也敍一州成功之首尾皆自西北而東南蓋水發源於山而山起形於西北清其源則流自順也此皆所謂順其自然之勢而行所無事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

晉書天文志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云周天一百七萬
一千里一度爲二千九百三十三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
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陸續云天東西南北徑
三十五萬七千里此言周三徑一也考之徑不但周三率
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二萬九千四百一里
一百一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周禮日至
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衆說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
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頃川陽城
地也鄭元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
戴日下萬五千里也以此推之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日
邪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體圓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陽城
爲中以勾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
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得十
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
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
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減甄曜度考異郵
五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二里有奇一度凡千四百六里二
十四步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萬九千四
十九減舊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
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萬七百三十分按天
有九重太陽所行在次六重則日離於宗動天當有幾十萬
里矣甄曜度考異郵就天體言鄭氏以日行之去地言故里

數多寡有不同也。何國棟天學輯要天體渾圓包於地外運轉不息楚詞天問曰圓則九重非天實有如許重數蓋言日月星辰運轉於天各有所行之道所謂圜也而諸圜之運轉必有挈之運者爲之宗主故九重之最外一層爲宗動天南北極赤道所由分也至其次二重則爲三垣二十八宿經星行焉次三重爲填星卽土星所行次四重爲歲星卽木星所行次五重爲熒惑卽火星所行次六重爲太陽所行黃道是也次七重爲太白卽金星所行次八重爲辰星卽水星所行其最內一重爲太陰所行白道是也要以去地之遠近分諸天之内外而所以知其遠近者則又以諸曜之掩食及行度之遲疾而得之蓋凡爲所掩食者必在上而掩之食之者必在下月能掩食五星而月與五星又能掩食恒星是五星高於月而卑於恒星也五星又能互相掩食是五星各有遠近也此九重所以分也又宗動天以渾灝之氣挈諸天左旋自東而西一日一周其行甚速諸曜各隨本道右旋自西而東近宗動天者左旋速而右移之度遲漸遠宗動天則左旋較遲而右移之度恒星最遲土木次之次又次之日金水較速而月最速是又以次而近之證也古法命天之全周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今法命天之全周爲三百六十度以地應天則地之全周亦命爲三百六十度天至高人不得以丈尺里數計故以度命之製造儀器布列數以測天行若地則可以里數計也或南北或東西直以

二百里當在天之一度亦卽爲地面之一度地既周爲三百六十度故知地之全周爲七萬二千里

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

周禮春官禹相氏春秋致月冬夏致日以辨四時之數什一經間對千歲之日至謂冬至之日蕤麥之日至夏至之日也至極也夏至者日之長至此極矣冬至者日之短至此極矣非至到之至乃至極之至故夏至一陰生而日漸短冬至一陽生而日漸長金仁山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則周歲三百六十日零三時也五日一候三候一氣二十四氣爲一歲則一歲爲日三百六十以天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則候有五日三候故三候十五日爲一氣率餘七分積三十二分而增一日此自可以計千歲之日至氣本起於度故曰日至之度然日至之度亦有歲差故氣與度古今不同如堯冬至日在虛周冬至日在牽牛宋冬至日在斗初此歲差也言天者以前所差之故而推後所差之度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二十八宿分布於周天日一日一周天月一日不及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金水二星一歲一周天火星二歲一周天木星十二歲一周天土星二十八歲一周天者爲緯循二十八宿所分之度而行作歷者必求上古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朔甲子時爲冬至之日爲歷元必自今年今月今日之

冬至以璿璣七政之度考之日在某度月在某度水星等在某宿某度卽其已然過而上之直至上古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朔甲子時冬至之候金木水火土五星同會於子象如連珠日月如合璧然後下推至今年月日時冬至必無差錯

况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必言日至者迨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

爲歷元也

漢書律歷志以前歷上元秦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于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史記索隱按虞喜云天元之始于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若連珠俱起牽牛之初歲雄在閼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訾訾則娵訾之宿日雄在甲雌在子此則甲寅之元天道之首以建子爲正故以半夜爲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半朔旦冬至若建寅爲正者則以平旦爲朔也新安陳氏曰夜半卽甲子時歲月日時皆甲子爲歷元蓋以建寅月爲歲首筭之則是癸亥歲十一月以建子月爲一歲之最初筭之則甲子歲之氣候已始於此故云歲亦甲子也又考草木子云漢太初歷凡十九年七閏爲一章章者至朔分齊閏無餘分也

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閏朔並無餘分。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至是閏朔並無餘分。又值甲子歲首也。此揚子雲擬之以作太元也。唐大衍歷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時朔旦冬至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年爲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之先期夜半乃是癸卯日卯時第三十九年至朔同於癸未日午時第五十八年爲第四章首至朔復同於癸亥日卯時第七十七年至朔又復同於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夜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部部者蒙蔽暗昧之時也。凡四章爲一部總二十蔀名曰一紀計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於甲子日之先期夜半但非甲子歲首耳。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於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總會如初名曰一元此僧一行推之以演大易也。歷說雖多不出此二家之術矣。

程子曰此章專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

廣韻孟子有公行子著書左傳晉成公以卿之庶子爲公行大夫其後氏焉

右師王驩也

孟子疏古者天子之卿尊者謂之太師卑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左師卑者謂之右師西書類典宋之六卿曰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則左右二師固上卿也位在司馬司徒上齊右師想亦同此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

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朝音
潮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涖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

周禮春官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

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周禮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王南向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秋官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禁慢朝靖立族誅者禮明堂位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三

四書經註集證

孟子卷四

畜

公史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周禮夏官司士揖尊王降揖之禮公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弟子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按位是站立班次階是序列分行孟子於齊爲賓師當從大王驕爲右師當從大夫之列必不同階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桓胡登反

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

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去聲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由與猶同下放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難去聲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

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夫音扶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

纂箋古疏云三過其門則主乎禹兼稷言之何也
曰如論語言躬稼主于稷亦兼禹言之是帶說來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

樂孔子賢之

食音嗣樂音洛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
以如是其急也

由與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已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漢趙岐注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按古人蚤起梳櫛訖先用黑綃作綻以韜髮作髻次卽橫插笄於其上以固髻次又用綃爲緒以束髮之本而垂餘於髻後以爲飾次又用髮作髻垂兩肩之上然後著冠冠之纓結於領下以爲固結之餘綸總等若束其髮而卽戴冠以結其纓也

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

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之所以爲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

禮樂記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

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四書釋地又續顧麟士謂匡章當名章字章子是公都子稱其名而孟子稱其字也蔡虛齋謂章子是字今去却子字猶曰顏淵耳是孟子稱其兩字字而公都子稱其一字字也皆非也國策齊宣王與羣臣皆稱章子蓋人名下係以子字當時有此稱謂田盼爲盼子田嬰爲嬰子旧文爲文子秦魏冉亦稱冉子皆此類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
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
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很以
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很胡憲反

戮羞辱也很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扶音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房
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

卷四

夫章之夫音扶爲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爲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爲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

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與去聲

武城魯邑名

西書釋地卽仲尼弟子列傳之南武城魯邊邑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吳未滅與吳鄰吳旣滅與越鄰按說苑尊賢篇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母使狗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鄆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鄆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此事與孟子所記相類疑魯卽越字之誤國策甘茂亦言曾子處鄆後漢王符傳南城之冢章懷太子註南城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南城卽武城此在費之一證再按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欲以越伐魯去三桓因孫於邾遂如越越寇武城豈在此時歟

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

人物考沈猶行南武城人曾子弟子也一曰泰山人路史國名紀古附庸之後漢劉惔爲沈猶侯地在千乘學林漢楚元王子歲封沈猶侯王子侯表顏師古註曰沈音審今沈亭是也楚元王傳晉灼註曰沈音審屬于乘按廣韻平聲沈字直

深切沒也漢復姓魯有沈猶氏常朝飲其羊引何氏姓苑曰今泰山人也又去聲沈字音審本周文王第十子聃食采于沈卽汝南平輿沈亭是也以此攷之則沈猶之沈音直深切亭之沈音審顏師古音灼皆以沈猶音審誤矣又以沈猶爲沈亭亦誤

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

按家語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及孔子爲司寇乃不敢朝飲其羊此人與行同姓豈卽曾子所舍者歟

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孔叢子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其可以報君者惟進賢耳君曰

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雖然願聞所以爲賢者對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貨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祖父何也對曰農夫也衛君大笑曰寡人非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才也祖父之農何預焉且周公大聖康叔大賢揆厥由始不以農事閑國乎臣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衛君嘿然通鑑子思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犯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地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按通鑑綱目周顯王二十三年載子思言於衛侯事兩條是年衛方貶號曰侯服屬三晉齊寇之來或以此耶但考前後一二十年間並無齊伐衛事豈前史失載歟今不敢強爲之說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

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爲之
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
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
爲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瞷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可以異於人哉
瞷古覽反
堯舜與人同耳

儲子齊人也

戰國策燕王噲讓國於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怨洞
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儲子聞齊宣王因而仆之破
燕必矣

瞷竊視也

說文瞷戴目也江淮之間謂瞷曰瞷集韻視也

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騎其妻妾施音迤
又音異

燔音燔施
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

詩唐風今夕何夕見此

良人秦風厭厭良人

廢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塚也

漢趙岐註墦間郭外家聞也

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

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